

通俗本

青年近衛軍

蘇聯·法捷耶夫作



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

通俗本

青年近衛軍

圖文 5 × 36 K · P 132 · 基價 \$ 4.3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初版

0001 — 2000

原著者：赫捷耶夫 繪圖者：謝登瓦

發行者：永祥印書館

上海福州路380號 電話92213

印刷者：永祥印書館印刷廠

上海陝西街238號 電話72798

經售處：聯 華 書 店
上海 北京 漢口 廣州

目次

一	烏麗亞姑娘.....	一
二	在黨委辦公室裏.....	一〇
三	德國人來了.....	一三
四	邱里寧.....	一九
五	奧列格和劉巴.....	二六
六	游擊隊.....	三七
七	青年近衛軍成立.....	四三
八	傳單沸騰了人們的心.....	五一
九	處決叛徒.....	五七

十	解放被俘者.....	六
十一	紅旗飄揚.....	九
十二	疏忽的過失.....	七
十三	根本不承認德寇的審問.....	五
十四	我們的人來了.....	三
附記.....	謝益真	九

一 烏麗亞姑娘

戰事非常不利，像晴天霹靂一樣，一九四二年六月，德寇就差不多佔領了整個烏克蘭。七月十二日，敵人到了李希昌斯克城，算起來，後天就會攻陷斯諾頓和畢爾伏馬伊卡。

撤退的軍隊浪潮一樣的湧過克拉斯諾頓，引起了當地人們的不安。黨政機關等都準備撤退，居民也開始逃難，尤其是共青團員們，誰也不願意在德國強盜的統治下生活。

青年們中有一個叫烏麗亞的姑娘，春天剛在礦場裏的一個中學畢業，是一個優秀的共青團員。她有着一對大大的美麗的眼睛，長長的睫毛，烏黑的瞳仁，始終閃着強烈的光芒，人家都叫她美人。她一直是無憂無慮的過着日子，

可是昨天起，當她看見了走過的傷兵、大砲、軍用車、汗濕的馬，她知道這是可怕的撤退，德國人將奪走他們愉快的生活，她開始感到痛苦。烏麗亞是什麼都不怕的，她想：『我是不怕任何鬥爭、困難和磨折的，祇要告訴我怎樣去行動。但是怎麼辦呢？』於是她和女伴分了手，奔向城裏共青團區委會去請示。她在路上看到的是多麼混亂的現象。當她剛跑上畢爾伏馬伊卡村前面的小丘嶺，聽到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，黃烟散後，四週充滿了硫黃臭，第一礦場的美麗的打洞機和全部起重裝置都沒有了。她瞭解：「煤礦不能留給德國人用，是自己的人把礦洞炸裂了！」這時候，人們都奔向礦場。

另有一股人，帶着包裹和布袋，推着盛滿東西的小車，抱着孩子，急急的往東方撤退，大家都亂糟糟的，人聲喧嚷，車聲咆哮，有的企圖爬上卡車，有的拖着向前趕路。

烏麗亞，往街上人羣中奔去，想盡可能快些到區委會。在一所房子邊上，

她差一點撞倒了一個叫劉巴的姑娘。真奇怪！這個姑娘在混亂中顯得那樣鎮靜。她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好像是預備赴約會去一樣，她翹起獅子鼻，睜起藍色的眼睛，站在側門的邊上，冷漠的表情中顯出聰明和熱心。烏麗亞雖然險些兒碰倒了她，但她還是神色自若地，向着混亂的人羣喊着，指責和批評他們的沒有秩序。她的無畏和鎮靜，討得了烏麗亞的歡喜，所以烏麗亞信任地問她道：

「劉巴，我是畢伏馬伊卡的共青女團員，告訴我，為什麼這樣混亂？」

「我們的軍隊從伏羅希洛夫格勒撤出了，所有的組織接到立即疏散的命令。」劉巴答道。

「共青團區委會呢？」

「今天早上就走了。」

「你準備怎麼樣？」烏麗亞問劉巴，臉龐和眼睛顯出困難的神色。

劉巴是接到留下偵察情報的任務的，但這可不能讓任何人知道，她祇好裝

着無所謂的表情說：「我還要看看。」

「你難道不是共青團員嗎？」烏麗亞憤怒起來了。

「不是！」劉巴說。她怕烏麗亞再跟她噓囁，馬上扭轉身不睬烏麗亞，蹬着高跟鞋鑽進了人羣。偏偏又碰上剛炸完礦回來的爸爸劉卓夫，而爸爸也問她是不是準備走？劉巴祇得執拗地說：「我沒有做過對德國人不好的事，我不能離開母親，我不準備走。」

烏麗亞找不到共青團區委會，祇好急急的奔回家——畢爾伏馬伊卡村去。
畢爾伏馬伊卡是這一區最老的礦村，克拉斯諾頓城實際上就是從它開始的，烏麗亞的父親烏特維是這裏的一個有名的採煤工。

烏麗亞一到家門，母親，父親，姐姐，姐夫都迎着她奔了過來。

「你溜到那裏去了，我的女兒，快到安托里那裏去，區委會有人找你，快去！快去！」在母親說完這句話之後，母女二人就沿着櫻桃園朝下奔去。在安

托里那裏知道區委會命令全體撤退，德國人就要來了。並且知道安托里設法攔住了一輛馬車，讓烏麗亞可以坐馬車走。這部車是維克多和他的父親乘着的。安托里爲了留下這輛馬車，曾經對維克多父親費過口舌說：『你自己是一個老游擊隊員，你明白，不能丟棄同志的。而且你應該是一個無畏的人！』

烏麗亞是多麼感激安托里呀！母親一直在難過地流眼淚，這時也放心了。幾分鐘前，她還不相信女兒能獨自離開家去生活，現在既然找到了善良的人，還有大人在一起，那就再好也沒有了。可是烏麗亞突然想起她最要好的女伴華麗雅，她表示一定要通知她一起走，否則寧可放棄馬車，自己步行。爲了真摯的情誼，當然應該這樣做，誰也無法攔阻她，安托里祇得耐心地等待。

找到華麗雅後，華麗雅流露着痛苦的樣子，說她不到什麼地方去。她說：『烏麗亞，你是世界上一個不平凡的人。是的，你身上有一種強有力的，巨大的東西，你什麼都能夠做。而我呢，是世界上最平凡的人，我一直都在想着最

平凡的事，我學成了，去工作，嫁一個善良的人，生孩子，我們就簡單的生活下去。此外我就不再想什麼了。烏麗亞，我不會鬥爭。而且我有一個年老的媽媽，我預備留下來。」華麗雅哭泣了起來。這時候，烏麗亞猛地抱住了她，也哭了起來。

馬車終於把烏麗亞帶走，母親哭得暈倒在地下。

軍隊，人民，機關，都急速的向卡緬斯克退去，這是北頓聶茨河的一點。道路上填滿了人、汽車、貨車。事實上德國人早已經越過頓聶茨河，這一條退却路線是毫無意義的，但是這一方向有部隊在走，所以來自克拉斯諾頓的難民還是朝這方面疾進。烏麗亞，安托里，維克多和維克多的父親駕着兩匹栗色駿馬，也在這股人流中。在這條路上還有第一礦場的大卡車，上面坐着礦場主任華爾柯和劉巴的父親劉卓夫。

烏麗亞坐着的馬車剛趕到一個小丘的斜坡上，高空中突然響起了摩托的怪

吼。德國的俯衝轟炸機對着大隊衝了過來，在人羣的頭上盤旋，沿着公路用機關槍掃射。

維克多的父親命令道：「到草原上去！躺下！」孩子們都連忙跳下馬車，跑到麥田去。

祇有烏麗亞獨自留在馬車上。忽然，受驚的馬亂蹦亂跳，險些兒將她從車上甩下來，烏麗亞想拉住韁繩，卻又夠不到。高大的栗色馬像發了瘋，繼續在車馬之間橫衝直撞。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，突然從前面的四輪馬車上跳下一個身材頗長，肩膀寬闊的青年。似乎，他鑽進了馬肚底下，用強有力的手抓住了馬的韁繩，兩匹馬就在他的手裏馴伏了。這時候，人們都已回到大路上，找尋着自己的車輛。維克多和安托里也回到了車輛邊上。那個馴伏了馬的青年從車轅下面鑽了出來，走到馬車跟前。

「安托里！」他高興地喊了起來。

「奧列格！瞧，在這地方碰到了。」

奧列格曾經在克拉斯諾頓高爾基學校裏讀書，他和安托里是在共青團員的活動中認識的，他向尊敬地望着他的烏麗亞，這樣地作了一個自我介紹。

「你外婆和你一起走嗎？」安托里問。

「不！外——外婆留我，媽媽也留着。我是和舅——舅舅一起走的。」奧列格回答道。他有些口吃。

爲了要趕路，奧列格回到自己的車上，他開始想着烏麗亞的美麗，逐漸地想起了媽媽，和她柔軟的雙手。他想起媽媽用手拔出他手指上的刺，媽媽用手點着字母教他唸書，媽媽的手替他洗被單，縫衣服，永遠忘不了的是：當他半睡半醒的時候，媽媽用溫暖的手撫摸着他的頭髮、頸項和胸脯。奧列格又想到和媽媽最後一次的吻別。現在他得獨自生活，獨自戰爭去了。

想一想吧！青年人，我的朋友，我們的母親不是爲了我，不是爲了你，不

是爲了他，不是爲了我們的失敗，錯誤或者成功而頭髮白下去嗎？我們的作爲應該對得起辛苦撫育我們的母親，我們應該勇敢地戰鬥！

公路上仍舊滾着人，汽車和馬車的洪流。奧列格仍舊在嚴肅的沉思中……。

他祇有十六歲。

二 在黨委辦公室裏

在烏麗亞、安托里、奧列格、維克多他們撤走後的第二天，克拉斯諾頓城繼續着撤退工作。一個個礦場還在運走可能運走的裝置；機關、煤公司等也在繼續燬掉無法運走的文件。

整個克拉斯諾頓城沉浸在動亂和不安中。但在聯共黨州委會的一間房間裏，却有兩個人面對面鎮靜地交談着。他們是黨委決定留下和敵人作地下鬥爭的。一個是州委會工作人員叫伊凡，今年三十五歲，是一個漂亮的男子，眼睛碧藍、明朗、略帶狡詭。他留在本州，是準備領導游擊隊的。爲了便利工作，這兩星期已經留起了鬍鬚。另一個是馬特維，他是這裏的老礦工，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地下工作者和游擊隊員，留下來領導克拉斯諾頓的一個祕密隊伍

的。馬特維是一個四十五歲光景的漢子，身子結實，臉孔黧黑而堅毅。

在全克拉斯諾頓城，沒有誰像這一對人那樣鎮靜和莊嚴，他們正在交換情報，談論關於當前工作的意見，並且謹慎的考慮怎樣能夠完成黨交下來的光榮任務。但是原來組織地下工作和游擊鬥爭的是別人，而留下來實際領導鬥爭的却是他們，所以對於情況非常生疏，那一些人是可信賴和作為依靠的呢？沒有切實的根據，這顯然增加了工作的危險和困難。然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信念：「不要緊，更壞的情形也有過，我們對付得了。」

「我們來看看，這些德國人是什麼樣子的，他們怎樣做主人和統治者。」
伊凡說。

他們互相擁抱，吻別了。

「你自己保重，伊凡。」馬特維叮囑說。

「我是不會死的，馬特維，你自己保重。」伊凡微笑着回答。

伊凡乘上州委會門口的一輛汽車走了，汽車上還有他的妻子卡佳；而馬特維走上了街道。他們分頭摸索着進入了一種新的艱難的戰鬥。